

《上海分寸》序之一

## 在拒迎、疏亲间

马尚龙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外交部特意制定了十六字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人。

如果将这十六个字理解为一种待人接物的要领或者是技巧,好像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将这十六个字理解为上海人的普遍做派,越看越像了。

上海人向来不善于拉帮结派——拉帮结派并不是贬义,褒义地说是善于拉帮,当下的团队合作就是拉帮结派的别称。一直耳闻北京的文化人是成群的,二十几年前的《编辑部故事》和《渴望》,正是几个哥们聊天聊出来的。在上海,有很多抱团的大事情,但是大多不是上海人在抱团。先有温州人购房团杀入上海,后是福建莆田人开民营医院形成体系。

上海人,像是被一条条马路隔开了一样,总是散客的身份,做什么事情都是独立的。出现过不少社会精英,但是大多是孤单的虎,而不是成群的狮或狼。冷下去,也热不起来。便就是与团队帮派生分

了。唯有热得起来,才能团伙成群,才能同仇敌忾,也唯有冷得下去,才会对对立的帮派团伙狠得了心。不亢奋就不会有拉帮结派的冲动,不卑微,却是不愿意被人召之即去入伙入帮。面对着冷热无情的江湖市井,面对着冗杂无常的职场社会,上海人习惯于规矩、礼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以礼相待和不强加人了。

其中有上海人的矜持。血脉贲张的事情,上海人是少了火候的,心怀着敞不大开的。1980年,中国男排0比2落后时,绝地反击,3比2赢了当时的南朝鲜。北京大学生不顾北方隆冬深夜之寒冷,涌上大街,喊出了一句极其经典的口号:振兴中华。上海人看了转播也亢奋也睡不着,不过还是洗洗脚钻进被头困觉了。

也有上海人的清高。生在上海,骨子里没有一点的地域优越感,也就妄为上海人了,所谓海纳百川,我是海,你是川;不管是哪里的做派,上海人不是很放在眼里的。

还有上海人的设防。防人之心不可无,恐怕是上海许多年许多人接受的“早

教”了,这是上海的立身“守”则。不像是乡村,众目睽睽,每家每户的根底和人品,都被太阳晒着,谁也骗不了谁。上海是移民大城市,城市的结构,决定了生存空间相对私密,人与人之间则是裹挟了各自的底细,坚决而柔和地守住自己的方寸之地,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

金宇澄的《繁花》中,有一个成为经典的词语:不响,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表示出各种不同的意思。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用不响来表示自己的态度,但是从性格特征来划分归属,不响的,一定不是北京人,一定不是东北人,一定不是广东人。不是上海人呢?按照《繁花》的说法是:不响。

十多年前,博客风起云涌,我也投身其间。在博客首页“卷首语”上,我写了三句话表示自己的博客态度:友善地排斥着/热情地冷待着/谦虚地骄傲着。有人说我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为。我反驳,也可以倒过来:排斥地友善着/冷待地热情着/骄傲地谦虚着。那么多年过去,重新梳理自己,我反而不明白哪一个句式更加贴合上海人的待人接物,是友善地排斥着?还是排斥地友善着?

在冷和热、拒和迎、远和近、疏和亲之间,上海人以自己的生存法则和价值观,在心里是有隶属上海格局的划分的。这种划分,就是上海人的分寸。

我在乡村生活的时候,偶尔也吃扫帚菜。花花草草争奇斗艳的时节,随便走到田间地头,就能采下满满的一大篮子最为鲜嫩的扫帚菜,母亲用一双巧手将它做成餐桌上的菜肴,吃得我们兄妹几人都都是满嘴的清香。听父亲说,扫帚菜可以多吃,吃多了也不会肠胃不舒服。虽然已经吃饱了,但我依然会多吃一些扫帚菜。时光荏苒,母亲做的扫帚菜的味道一直让我难以忘记。

前几天,我从故乡的村子归来,带回了一些鲜嫩的扫帚菜。我知道,那是住在乡下的姐姐亲手采摘的。动人心弦的碧翠颜色,透着怡人的油亮,还沾着清凉的露水,一股清新无比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我把这些从故乡带回来的扫帚菜的叶子洗干净,然后倒入开水锅里焯了一下,又赶紧用笊篱把它捞出来,再用凉水过了一下,使其冷下来,接下来,我用手把它们握住这些扫帚菜,去掉多余的水分,加入盐、味精、醋、蒜汁、香油进行凉拌,放在嘴里,清新而爽口,吃起来味道真是大美了!

除了地肤,它还有一个诗意的菜名:碧翠。但我还是最喜欢地肤这个名字。地肤,地肤,这样的名字总是让人想起大地,想起大地上那些粮食、水果,更会让人想起那些在大地上辛勤劳动的人们。

## 地肤

王吴军

挨着一棵。风和日丽,任由这些野菜无边地碧翠起来,在微微的风里,一蓬蓬的扫帚菜踊跃成长。碧翠如云,形成了一片绿色的风景。置身在其中,采撷下两三棵,用藤萝捆扎成大大小小的扫帚,拿在手里挥舞着……是我儿时和小伙伴嬉戏的乐趣。

正是阳光明媚的时节,想到此刻原野里的扫帚菜恰恰是又绿又嫩的时候。正好,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竟然真的见到了碧翠的扫帚菜,绿意喜人,被捆成了一小捆一小捆,和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放在一起。我问了问,扫帚菜的价格大约是三四块钱一斤。我心里知道,如今喜欢吃野菜的人越来越多了,扫帚菜也成了人们喜爱的一种野菜,成了餐桌上令人食之难忘的蔬菜。扫帚菜也许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也能成为市场上的宠物。在乡村的原野上,扫帚菜很多时候是被那些放牧的牛羊随意吃掉,或是被挖到家里成为猪的食物。等到一季的时光过去了,它随着萧瑟的秋风而融入泥土里,成为土地中的营养。



“1933”的遇见

平川 摄

## 肇亭风

周世荣 书

合营的运动。由于徐先生奉公守法,那时学徒远走,店里没有用工,又因子女又多,幸运地没被划为“资本家”,而被定为“小业主”,继续平安地做他的南北货生意。营业到三年困难时期,百业凋敝,他难以以为继,关门歇业,货号注销。夫妇俩为生计,顶着“小业主”名号,弃商从工,参加了永丰(街道)装卸队当搬运工,拉板车,装卸货,徐先生在前面拖,徐师母在后面推,穿街过巷,一天天的劳累,无怨无悔。为多挣工钱,徐先生又转入装卸公司装卸班,昔日老板成了装卸工,与人一扛要抬二三百斤黄沙、石头、煤炭等等,或上火车货车,或下河中货船,哼着号子,踏着节拍,汗如雨下,小心翼翼,上下45度坡的跳板装货卸货,一天下来,真的是腰酸背痛、脚麻手软,筋疲力尽。但生活继续着,子女一一成人:长子从工,当了上海铁路局龙华站机务段工人;次子参军,门楣贴上“光荣之家”的红幅,“文革”中家庭得佑,免遭一劫,平安过关,复员后成了

缝纫机四厂的保卫科干部;三子参军,复员后先工人,后擢升为某局长、松江置业集团董事长;小儿子承父业,开了家小烟酒店,风光已不可与其父同日而语;女儿们先后出嫁成家。改革开放后,徐师母养老在家,徐先生闲不住,古稀之年再出山,重操旧业,应邀从商,在中山二路八达五金器材商店站岗,昔日老板成了伙计,一直干到近85岁才回家不干。老伴先逝,徐先生过90随其后。

正大南货号经营得人财两旺,生意兴隆,究其原因,一是经营有方,二是人如其名,树德积善,三是占得地利,市口好:坐拥松汇路四通八达,金山,西连枫泾、青浦的交通流,背靠南面松江县中(一中)、西南松江唯一火车站的师生群、旅客流,北扼松江无二的老字号汽车运输公司、中华旅社的商家、住店客,生意当然红红火火了。

《松江老字号》征文由松江区委地方志办公室、松江区融媒体中心、松江区文联主办,欢迎来稿。邮箱:sj37735249@126.com)

常常会想起饭桌上的一道凉拌菜,袅袅地飘溢着诱人的清香味。这种菜就是地肤。

地肤在我的乡下老家被称为“扫帚菜”,也许扫帚菜只是我的乡下老家的叫法,但是,扫帚菜在书上的名字是“地肤”,它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株直立,多分枝而紧凑,叶互生,线形,细密,绿色,秋后变暗红色,花小而不显,初生薄地,五六寸,根形如蒿,茎赤叶青,大似荆芥,三月开黄白花,结子青白色,八月九月采实。我的故乡一带,将其唤为“扫帚菜”或“扫帚苗”。这样的名字非常朴素,使人一下子就想起了乡村庭院里的那些农具,比如扫帚。

不过,我觉得称呼扫帚菜为“地肤”,其实更美,地肤,就像是被写成了一首古典的诗歌,多了几许书卷气,也多了几分泥土的气息。

阳光明媚,和风吹拂。走上满眼碧绿的原野上,沟畔、田边、河滩,生长出一蓬蓬碧云也似的粉绿色的小扫帚一般的植物。远远望去,仿佛是碧云团团。扫帚,自古以来是人们无法离开的东西。称这种菜为扫帚菜,真的是形象而生动,又赋予了一种朴素的涵义。

我也常常随着乡亲们的叫法,习惯上把地肤叫做扫帚菜。扫帚菜在我的故乡非常常见,不足为奇。原野上,常常是一棵紧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 正大南货号

陈则浩

松江长桥街的正大南货号、正大汽车运输公司等老字号,随着时代变迁和松汇路拓宽,长桥街、庙前街的改造,长桥南街

的动迁,已经荡然无存,鲜为人知。正大南货号在长桥南街与松汇路交汇的西南路口,东面南北(松汇路边)曲尺形门面,落地木排门早脱晚上;曲尺形柜台,货柜密密匝匝,层层叠叠,井然有序。店内货品齐全,南北货应有尽有;山珍海味、干果年货、家常日用的食材调料,无所不包,约40平方米的店堂除了账台和人员挑货、供货问道,几无空处,全是南北货。店后为炒货间,窄窄的天井,逼仄的厢房则为住房。店主徐树德先生是个普通却又能干,做老板有财、过日子节俭,当力工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先生。上世纪30年代,十五六岁的他离乡背井,从江苏拖着铺盖行李来到上海当学徒,出师历练后,自己创业。40年代初,终于开办了这间像模像样的正大南北货号,进货、零售、加工炒货、财会等等一人担当,样样亲力亲为。他为人厚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买卖公道。生意兴隆后,招了个学徒帮忙,免费吃住,视同家人。学徒贴心,满师后继续留店一段时间才远走闯天下。徐先生精心经营,兢兢业业,打烊后喜欢咪一口老酒,没有不良嗜好,奉公守法,不巴结权贵,为自己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又成了家,生育四子四女,可谓人财两旺。

正大南货号创于民国末年,见证了1949年5月解放军由西向东经松汇路进军松江,1950年末抗美援朝志愿兵入伍集结出征的场面;目睹了1952年豪绅、“反革命”被五花大绑押在军用卡车上游街示众到光启操场(刑场)集中枪毙的那一刻;经历了1952年“五反”、1956年对私改造公私

一位茶客来买茶叶,问我店里有没有古树普洱茶。我听后,知他一定去过云南普洱市,而且肯定与茶农高手交谈过。我笑着答道:“本小店只有一般的普洱茶,想吃高成本的古树普洱,除非你去产地,或者肯出高价。”客人笑了,夸我非奸商也。

一年后,他去了普洱产地。大山边上,老农向他讲起古树茶与小树茶的区别。起初,茶客很不服气,总以为老农是在卖关子,就像王婆卖瓜一样,诓他掏钱买茶。茶客拿出自己的普洱茶让老农尝,老农喝后说,这是小树普洱茶,与古树普洱茶不同。然后,老农泡了一杯茶给他喝,他顿感滋味迥然不同,彻底相信了老农的话。

其实,这很好理解,产地的古树普洱茶味更纯,与当地的水土和阳光有关,如果把古树移到别处,失去了原来的自然条件,产出的茶叶,就不可能是原来的味道。否则就没有特产一说,海宁的观潮和广东的芝麻蕉亦是如此。

那位茶客还在唠叨,他带着神秘的口气说:“普洱茶没有保质期,越陈越香,是老农告诉我的。”他的话让我哭笑不得,一个茶商,连这点也不知,枉为普洱铁粉了。

普洱茶的尊贵,就一反其他茶叶以新为贵的特质,背道而驰地以旧为尊。那是因为普洱茶在存放过程中,会持续发酵,越放得久越香醇,有道是“百年珍品,价比黄金”。

与茶客对话后,我深深感到应该去一次普洱,实地看一看普洱茶生长在老树上的尊荣,感受一下下这人世间的上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几个月后,我只身前往普洱。巍巍群山中,古老的普洱茶树在蓬勃生长。那些

## 我想对你说

徐峰

老树的年龄无法考证,但见树上的枝叶闪烁着翠绿的小尖,煞是可爱。

三三两两的茶农正在树上采摘,她们头戴草帽,背着竹篓,弓着腰,把一片片尖叶摘下,放在篓内。看着她们的劳作,我切身感悟到茶农的辛苦。回想起自己在品茶时,那种浓郁的背后,却隐藏着茶农们艰苦,更加深了对普洱的敬畏之情。

从画面上看,它就是一个“茶”字。木上有人,头戴草帽,我猜应该是“茶”字的本意吧。得此体会,我深感意外收获连连。

以前好友在一起喝茶,总把“茶”字理解为人在草木之中,与天地合一。其实,这是古代文人抒发的一种浪漫情怀,他们是坐在凉亭里品茶呢,如果他们也能到茶场去看一看,体会该是不同的。

采摘后的茶树枝干上,不几天又冒出两到三片嫩芽,这也是茶树在表现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它们在不断生长,也在不断奉献。

采摘下来的墨绿小叶被送往开阔的场地上晾晒,炒制加工,运往各地,供人品尝,它们是茶文化的使者。

茶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受人喜爱但不骄傲,始终保持一份朴素,还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机融合。我不得不得想到日本的茶道,静心高雅。英国皇家贵族的下午茶,只要教堂钟声敲过四下,一切烦恼事被抛到脑后,静享这一时刻的曼妙人生。

普洱之行,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拓展和丰富了自己的学识。茶青生涩,性味浓烈。看着制茶人的乐趣,不禁让我想起苏轼的名句,“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泡一杯普洱慢品,人真的需要这样的醇香来舒展,事业才会大美。

◀ 上接第一版

## 松江枢纽为沪苏湖铁路上规模最大新建项目

除既有沪杭高铁2台4线,规划建设沪苏湖铁路外,上海南站普速铁路将逐步迁移至松江枢纽,同时规划预留了沪杭城际、铁路东西联络线、市域线嘉青松金线等接入条件。

“我们预测松江枢纽未来年均客流量规模达2000万人次,将集结松江、金山、奉贤、闵行等地的客流,通过松江枢纽向全国疏散。”松江区交通委主任许银章表示。未来,松江枢纽将形成集国铁、城际、普速、地铁、公交车、出租车、有轨电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综合布局,打造功能多元、开放融合的“城市客厅”。

“松江枢纽将会是上海虹桥的一个辅助性枢纽,从地理位置和当地经济发展来看,客流需求十分旺盛,未来也将通过联络线和上海南站互通。”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陶叶平说。

◀ 上接第一版

##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发展“驶”进新时代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就是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带进新时代,驱动长三角建设飞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为长三角地区实现同城效应、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松江枢纽的建设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和长三角轨道上的重要支撑点和“引擎”,未来将形成面向西部的沪昆高铁、沪湖、沪甬等3条西南走向复合通道,同时预留了沪杭城际、铁路东西联络线、市域线嘉青松金线等接入条件,大大方便松江与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联系,实现同城效应,为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便捷的条件。对于进一步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地区路网布局、强化上海向长三角腹地的辐射功能、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切实际行动。对于松江而言,建成后的松江枢纽将成为集高铁、轨交、常规公交、长途客运、出租车及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于一体的交通枢纽

根据最新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松江枢纽建成后,集中设置进站大厅,新站房、交通中心、既有站房“三位一体”沿南北轴线依次串联。可实现旅客一次进大厅,分散验票进站。松江枢纽东侧单边设置进站大厅,西侧设候车大厅。候车大厅东侧为快速进站口,西侧为普通进站口;出站厅紧邻城市通廊,通过交通中心进行出站旅客多向分流。车站还将在北部设置潮汐候车空间。

对标服务全市场的重点锚固节点,松江枢纽的集疏运体系建设也已有蓝图,将依托高速铁路体系、地区路网、轨道交通和公交配置等方面进行。衔接城市高速铁路网构建快速集散道路系统。在约1.3平方公里的“松江枢纽”核心区,形成密度达8.8公里/平方公里的区域路网。此外还将构建交通换乘集散中心。

站,将有多条高速铁路、地铁线路、长途客运线路和地面公交线路接入枢纽形成综合换乘,成为上海西南最大的交通枢纽。它不仅大大便捷了松江人民的出行,也加强了松江与长三角各地的联系,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及浦南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撬动沿线产业结构调整,使沿线的旅游业更热、服务业更火,加快区域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步伐。松江枢纽的建设看似最大的受益者是全体松江人民,其实不然,有网友这样说:松江枢纽,欢迎你的不仅是松江人民,还有奉贤、金山、闵行、青浦人民,长三角人民和全国人民。

从百年前沪杭线上一段不足40公里的铁路,到如今拥有多条铁路和集沪昆高铁、沪湖、沪甬等3条西南走向的复合通道;从苏浙铁路上一个小小的“松江站”,到如今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和“引擎”的“松江枢纽”,无不见证着松江时代的变迁。新时代新飞扬,沪苏湖铁路上海段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必将把松江经济社会推向高质量发展轨道,驱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和长三角地区发展驶进新时代。